世博，輝映中國 美好江蘇

吳小兔 紫砂泥是用來「癡」的

有這麼一個人，您在紫砂名人錄上找不着他的名字，在紫砂壺展覽會上看不見他的作品，在紫砂泥的史籍上也翻不到他的一頁記載。但是，如果您沒當面聽過他眉飛色舞講紫砂，沒有觸摸過他的紫玉金砂壺，沒看過他端着泥塊無比享受的神情。毫不誇張地說，您對紫砂的了解會留一個缺憾。

他叫吳小兔，1951年生於陶藝世家，別號二龍名砂、陶亨制玉、龍山青隱。其「名言」為：「先得女媧玉金砂，再創意氣陶壺神」。

▲寒冬雪玉泥雪玉金砂壺

▲硃砂水扁

▲大紅袍石瓢

住在「泥窩」裡的吳小兔

吳小兔的家簡樸，最醒目的便是「到處都是礦泥」。「紫砂呢，不能看它的現象，要看它的內涵……」話匣子一打開，吳小兔便滔滔不絕。他拿出幾把紫砂壺，一個小型顯微鏡，一把一把照過來，調好焦端到面前讓我們欣賞。「看這個紫泥，潤如甘脂；這個雪緞，潔白如玉，照出來像寒冬之雪。」湊過去看，在80倍顯微鏡下，深色泥料顯現出五彩的砂礫，恍似一幅斑斕星雲圖。「美不美？美不美？」

他從房間的不知什麼角落端出一塊原礦說，「這個是天青，真正的天青泥，一種泥料燒出來五彩繽紛，想挖都挖不到的。」他的眼神執著而認真，像在介紹一件稀世珍寶。吳小兔又進另外一個房間，拿出一袋紅泥說，「這是天然的泥，幹幹淨淨的。看！不會染到手吧。我把泥巴托在手裡都是一種美的享受，更別說是一把新的壺。」

當他第三次進房間，小心翼翼捧出一袋類似黃油的泥料，「這個是石王，我拿最好的硃砂，最好的石王給你們看，在丁山都見不到多少了。這是20多年前的，別人出價500元一斤，我都不賣的。我明年開始做。」是興奮，是惋惜，聽不分明，卻分明感覺到吳小兔對泥料的癡迷。問起他家裡有多少泥，他嘿嘿一笑，「我們家裡到處都藏着泥。」說着又鑽進房間取寶貝。

三十年沒畢業的第一堂課

吳小兔的壺，壺型多為傳統造型，但看上去泥如凝脂，潤而不澀；把玩手中，看似有砂的壺身光滑如緞，正如他自己總結的，「似石非石，石中砂似泥非泥，泥中骨。」泥中有骨但不剛，這種盈潤，爐火純青，沒有對泥料發自肺腑的熱愛和數十年的苦鑽，做不出這般練達的紫砂壺。

吳小兔有的就是這種韌勁。他原是丁山耐火廠的工人，只因三十年前聽別人說了一句：真正的紫砂（泥）沒有了，搞不出了。他不服，放下手中的工作開始淘紫砂泥，跟老愛人說：「我這輩子要是搞不出紫砂，死了口都不閉，你幫我抹一下。」他三十年如一日，「天天苦練初起步，十年寒窗紫砂玉」，踏遍黃龍山，拿着小鐵錘在山上尋上好的泥礦，精心研磨，悉心調製，找到每種泥料聲音、沙粒、氣孔、性能、顏色上的規律，再經過加工燒製時的天人合一，打造出一把把潤如甘脂的紫砂壺。

他認為了解紫砂泥料是一個工藝師要上的第一堂課，這堂課要是不畢業就做不出好壺。而入門的首要條件，就是熱愛。吳小兔的熱愛已經達到了跟紫砂泥同生共息的地步，他愛紫砂，因為它是天然形成的物質，積澱了自然界上萬年的造化之功，人類不能控制，只能虔誠欣賞。「尋遍陽羨丘陵礦，福得天地金砂石」。他說，紫砂原料天生就是寶，得到的時候就有它自身的價值，跟普通的石頭不一樣，即便不經過加工，自身的材質就是一種美的享受。

吳小兔說，泥料的燒製是要「泥骨定溫煉名陶，松竹爐火潤砂玉」。也就是說，再好的泥料，只有恰到好處的溫度，才能燒出它的美。而最好的燒製材料是松樹枝，因為松枝有油，松油融化在紫砂中，使紫砂潤澤豐盈，越用越亮。

紅袍硃砂 致壺含心

吳小兔認為，紫砂紅泥分為三種，石黃紅、硃砂紅和大紅袍，石黃紅屬於普片正宗的朱泥，硃砂紅有如雞血石般鮮艷，大紅袍則是硃砂紅中的極品。

他製作的一把《大紅袍》石瓢壺，造型簡練，古樸大方，端莊穩重，剛中有勁。壺的體形以兩條拋物線結合而成，一條從口到底的轉角處，一條從底中心至底的轉角處。兩條拋物線略有不同，但能感覺線的剛中有柔和順中有勁。蓋雖是平蓋，但實質上中高周低，中間和邊沿有約有一毫米的差距；蓋板線厚薄正好，線要圓、潤，下邊要與口結合嚴密，上邊與蓋面的交接要和順而；又要突出蓋板線的圓整有勁。

壺蓋圓渾增厚，手感舒適，從嘴頭至壺身，逐漸加粗，像是從壺體生出來的感覺。至嘴端1厘米左右是圓柱形，看起來有些喇叭形，這是視力錯覺。嘴的角度恰到好處，面平整，內孔圓華，嘴內徑出水口最小，越往裡越大，這樣出水衝力有勁，不易涎水。

壺把與壺嘴極為對稱，且壺把內外都是和順流利的三角形線條，把頭與壺體結合與壺嘴相同，自然流暢。把手的橫斷面外圓內平似圓頭三角形，把握使用舒適。壺底部三足稱圍棋足，形如圍棋子。足與底面結合清晰利落，三足位置呈等邊三角形，勻稱不偏，整體統一。

吳小兔說，大紅袍自身很難燒製，因為它的聲、砂、色、控、性等，與其他能產生紅色的茶壺有區別甚大。但總的來說，製作一把好的《大紅袍》壺需要具備兩個條件。第一，你必須懂得大紅袍，了解它的泥料生長在什麼地方。第二，在製作過程中，如果溫度等各方面掌握不好，燒製出來的就達不到想要的效果。先生還說：大紅袍泥難遇，且不可求，《大紅袍》壺更是如此。

（胡瑩、小龍 文）

◀癡迷紫砂泥的吳小兔

▲七彩桂花砂佛緣壺

▲七彩桂花砂漢君

►石瓢（天茶星泥）

味道

舒 非

走在回家的路上，可能是梅雨天的關係，潮濕而沉鬱。有人帶一條好大的牧羊狗，經過身邊時，我聞到一陣頗濃的味道，我想應該是狗的體味吧？

這才醒悟——之前看《月滿軒尼詩》，其中有一場戲，說到鮑起靜吃醋，大發雷霆，怪姐姐和自己的情人約會。憑什麼？就是她聞到姐姐身上一陣狗的味道，那是鮑起靜情人李修賢養的「寵物」。看電影時，我覺得太誇張了吧，抱過小狗，真會留下異味嗎？看來編劇岸西沒有誇張，是真實的生活經驗。很多事情你沒有身歷其境，單憑想像，是做不得準的。那叫想當然耳。人活到一定年齡，容易犯這個毛病，以為都懂了，其實有許多事物還是不懂。

說到體味或異味，我在想，我們覺得動物有味道，其實，反過來，動物一定覺得人有「異味」，動物好比狗，嗅覺比人靈敏得多，絕對聞到人的味道。可能還能從味道判斷是男人還是女人，是老人還是小孩，是好人還是壞蛋。不然的話，狗怎麼能當「警犬」呢？人跟人，其實味道也差距很大。好比長期吃羊肉，吃大蒜大葱或者長年吃咖喱，都會有味道的。我小的時候，幫家裡阿姨收洗淨的汗衫，雖然已經洗過，又經過一整天的陽光暴曬，我閉着眼睛嗅，依然可以分辨那是爸爸的，那是母親的，其他還有祖母的、弟弟的……

采蘋

誰代表香港精神

雲家洛

笑語風雲

香港義工黃福榮捨身救人，難得他的家人亦如逝者一樣，謙遜低調，婉拒厚葬，貫徹始終，令人深深景仰。而今問題在，究竟誰能代表香港精神？

每次出現往自己臉上貼金的機會，傳媒高官都不會放過。年輕羽毛球好手奮力奪冠，這是「香港精神」；《歲月神偷》贏了一個柏林小獎，舊日的回憶又變成「香港精神」；高錕得諾貝爾獎又活在老人痴呆症中，都是「香港精神」；黃福榮不幸遇難，又顯現了行善最樂的「香港精神」。簡而言之，有光可叨的事情，人性中美好的特質，就是「香港精神」，每次聽到，我都有點臉紅。

香港人愛說自己懂「變通」，換個角度看，是善變、看風駛舵、不堅持、無原則。說香港人拚博，那是因為樓價高企，為口奔馳，不拚不成；說香港人樂善好施？香港不見得有深厚的義工文化，正如黃福榮所說，他的所作所為，很多人眼中是「傻人」。

大道廢，有仁義；六親不和，有孝慈；事無大小都拉上「香港精神」，凸顯了精神空白。黃福榮關懷弱小，心懷祖國，淡泊名利，無私奉獻，是令人敬佩的情操。只願他的犧牲，將成為港人與國人的榜樣，他的濟世情懷，在每個人心中開花結果，才不枉黃先生的苦心。

笑話

姍 而

雅俗坊

上海「世博」還有幾天就要開幕，正當電視上熱播香港巨星成龍和劉德華參唱的「世博」主題曲時，卻被網民揭發曲子是抄襲十四年前一位日本女歌星唱的曲子的。若只有一兩句似曾相識也就罷了，竟整首旋律都完全一樣。看到新聞時即時想到的一個詞是：奇恥大辱

依常規去推想，被選為主題曲的作品，一定是從成千上萬首參選歌曲中選出來的，千篩萬選怎麼就偏偏選中了這一首？主持審查的官員及參與的方方面面難道就沒收過丁點風聲嗎？就沒有聽過批評意見嗎？就沒有收過有關的揭發嗎？就沒有一個人對這首歌的來歷有過懷疑嗎？最匪夷所思的還有那個作曲的和那三人一組的創作團隊，想來他們也不應是個新手白丁（看相片都已是發福的中年人了），當他們剽竊他人作品時難道就沒有過一閃念的擔心嗎？這幫小子要麼就是利慾薰心失去了理智，要麼就是決心拚死蒙混闖關。但是他們也實在太沒常識了吧？這種事又如何能瞞天過海呢？自有了網絡，世上幾乎就不太有秘密了，能躲過初一終歸是躲不過十五的。騎虎難下已成尷尬，重新製作似不可能了，最後只好向日本方面申請版權。對方也很合作，客氣地表示那首歌能成為上海「世博」的主題曲，是他們的榮幸呢。我想不少國人那一刻想到的一定和我一樣：這笑話鬧大了。

寵物感情

王 渝

紐約拾懷

妹妹在多倫多的家裡養了一隻叫杰克的狗，每次去那裡我都提心吊膽跟它保持距離。前幾年我去那裡，正在二樓房間放行李，突然門口出現一隻大黑狗，虎視眈眈地瞪着我，有點蓄勢待發的樣子。我不敢去關門，又不敢大聲叫樓下的人。這時杰克慢吞吞走過來，用頭頂開大黑狗，那樣子好像教訓它，又好像安慰我。從那時起我開始跟杰克建立感情，後來連新來的大黑狗也成了我的朋友。

兒子有一條日本狗皮克西，非常乖巧，人見人愛。兒子有一次出差，就把它寄放在我們家。我們每天例行遛狗三次，我拿了牽繩，它便東躲西藏，一定要我餵它零食，這才讓我替它套上牽繩。如果沛然帶它出門，一見牽繩它立即乖乖蹲下。我家長沙發是它最愛，有天一位小朋友來過夜，它怎麼也不肯讓位，結果我們硬把它拖下來，它氣呼呼奔進我們臥室，鑽到床下，我用了許多零食才把它哄出來，那個晚上它堅持睡在我們床上。養寵物的人最難承受的恐怕是面對它最後的時刻。曾在電視節目中看到，一位女藝人擦眼抹淚地訴說怎麼為愛犬送終。她在一旁陪着，她姐姐來慰問，撫摸兩下氣若游絲的狗，然後就到客廳跟其他家人喝咖啡。不時還聽見有人說：「去看看，死了沒有。」真把她傷心死了。

不逾矩

阿 濃

南墻集

上次我把孔子說的「七十而從心所欲，不逾矩」錯寫成了「不逾距」。決定再寫一篇《不逾矩》。

孔子到七十歲才到達這個境界，便是想做什麼便做什麼，也不會超越法度和規矩。倒有點像跳舞熟悉了基本步，怎麼跳也不會踩到別人的腳。又像對詩詞的格律極熟，隨手寫來也不會不合律。孔子肯定認為這是一件好事，因為做人已進入化境，可以享受自由自在、無拘無束的快樂，卻無須擔憂違反了法律、規條、道德、民俗等等的規限。這是不是一件好事呢？有人認為是，說這正是修養的成果。卻也有人認為不一定對，還要看這「矩」是誰定的？

是否合理？如果是一些苛刻的法例，過時的道德，惡劣的風俗習慣，我們不想法去改變他、取消他，反而一味遵從他，遷就他，到最後接受了他，習慣了他，使我們不知不覺視之為理所當然，該當如此，溫馴地接受種種限制，並為自己依然感覺從心所欲而驕傲。結果是這個社會再不會進步，人類的生活質素再不能提高。

我認為這個「矩」該是孔子為自己定的，包括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」，「非禮勿視，非禮勿聽，非禮勿言，非禮勿動」。

智能救命鐘

葉特生

老人救命鐘，在人有知覺時且及時按動，才有用。

忽然暈倒，或者在浴室跌倒不能動，就派不上用場。至於在街上出事，救命鐘掛在身上都沒有用處。

在美國，街上罕見行人，一旦摔倒，非常危險。認識一位九十歲老太，黃昏時分在家居附近走廊散步，腿軟倒地，爬不起來，叫救命沒人應，躺在地上兩個小時，天都暗了，幸而有個行人走過，才救回一條命。

長者摔跤是生死攸關的大事，小則骨頭折斷，重則因缺及時救治而喪命。從商業角度看，能解決這問題，將是重大商機。有間救命鐘公司新近推出一款智能救命鐘：內置有壓力感應器，準確度高。不必你主動按鈴求援，可測知你是否摔倒，三十秒後自動聯絡求救中心，職員會馬上呼叫聯絡以確認你的傷勢及方位。以現代科技來說，這種智慧東西只是小兒科。為何智能救命鐘現今才研發成功，只因誤認長者不過是弱勢族群，花不起錢。他們忘記了：老人的子女可願意花這個錢。

平安鐘在香港實施了十四年，九六年一場突如其來的寒流，奪走一百多位獨居老人的性命，長者安居服務協會從此成立，開設了一線通服務。廣州在零五年，深圳在零七年，都陸續開設。但都局限家中服務。街外到處是人，隨時可找人救援，對街外服務尚沒有急切需要。但歐美這種車多人稀地方，早就應發展智慧式街外服務。

世界人口正在老化，老人正以倍數增加，重視他們的安全，所有服務都值得。

生命特寫

「文學成為知識」

黃子程

貼滿學系告示板的，是琳琅滿目的演講活動海報，直可駐足十多分鐘細讀。如果能一一抽時間出席聆聽受教，恐怕比修讀任何碩士課程來得充實；問題是，聽演講不是上課，不算接受高等教育，更沒有學術資格的獲得，因此，這類應該很有分量、很精彩的專題演講，注定門前冷落、座上聽衆寥落稀疏。忽見有一專題，名為：「文學如何成為知識」。講者是我認識的朋友，據說此專題乃是他榮膺講座教授的學術演講，正想到時抽時間聆聽教益也捧捧場。再一看，演講地點在大埔，演說時間又是我教學時段，唉，自是無福消受了，我是活在一個要常常錯失聽演講的時代。大學之道，乃是將科研和教學結合，用以培養學生，自問擔任教席以來，聽了幾許精彩的學術講話？寫過幾頁充盈新見的學術論述？思之不禁悵然。

上文談到該講座教授的講座演講，題目確然誘人：「文學如何成為知識」。在我陋見，似乎相等於「阿媽如何成為女人」一樣的弔詭，對我是極有「懸疑性」，真的想「先聆然後快」！特別是海報中有幾句小標題用以解描題旨：「文學可能是以感覺、品味、素養的形式存在於日常生活之中。」又云：「在現代社會中文學有其非常獨特的存在模式：在不同空間和不同社群中，自有其參與途徑。」

無緣出席受教，只能細味講者這兩句話，去感受一下「文學如何成為知識」好了。

傳媒按摩

還待追憶

關 平

東風西風

剛收到消息，「彼德、保羅、瑪麗」三人民歌樂隊的彼德和保羅，將於五月八日來香港演出。樂隊的女歌手瑪麗去年九月逝世，這次同來演出的，將是彼德的女兒Bethany Yarrow。

十多年前我還在加州灣區居住，不時在公營電視頻道看到彼德的民歌演唱節目，他常在一些兒童節目中演出，抱着結他唱民歌，有時Bethany也會出場亮相。對我們這個年代來說，「彼德、保羅、瑪麗」屬於永恆的記憶，差不多是民歌的同義詞。開始時聽唱片，進而模仿，抱一隻木結他，彈奏幾個簡單和弦，也就可以跟上唱那些簡單易記的民歌了。當時這個三人樂隊主唱的民歌如《五百哩》、《乘噴射機離去》、《在風中吹》、《時代已改變》，都是青少年的心聲。

要到較晚時候，大家才發覺這些民歌其實反映了當時青年的苦樂。「彼德、保羅、瑪麗」在上世紀六十年代開始演唱，剛好美國全面徵兵參加越戰，他們的民歌成為「反戰的聲音」在大學的反越戰集會成為主調。要再晚一點，大家才陸續發掘這些民歌更深層的意義，編曲者如彼德西格，波勃達倫帶出的反建制不妥協的呼聲。這股民歌潮，到七十年代，還是香港大學和中學生的至愛，到今天，是一代的回憶了。